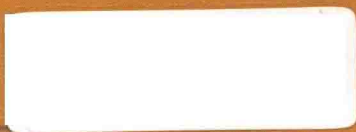


刘波 ◎ 著

强项令演义

反腐肃贪历史小说



线装书局

刘波 ◎ 著

强项令演义

反腐肃贪历史小说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强项令演义：反腐肃贪历史小说 / 刘波著. -- 北京：线装书局，2015.11

ISBN 978-7-5120-2029-0

I . ①强… II . ①刘…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4210 号

强项令演义：反腐肃贪历史小说

作 者：刘 波

责任编辑：李 琳 姚 欣

装帧设计：王文龙 白 晨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发行部） 64045583（总编室）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9.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001—1000册

定 价：28.00元

目 录

第一回	恶刺史泄愤施毒计 直县令平贼罹冤情.....	001
第二回	狱卒仗义救董宣 光武降旨释忠良.....	012
第三回	兴利除弊董宣治县 宣明教化百姓归心.....	023
第四回	董少平独闯挂绿寨 白日鼠夜探无垢园.....	033
第五回	刘秀微服访怀县 董宣奉调掌洛阳.....	045
第六回	阻河道重臣建园第 斗权贵董宣拆楼台.....	054
第七回	张衙内独霸农贸市 水丘参大闹粮菜场.....	066
第八回	万里侯恃功败军纪 洛阳令格杀大将军.....	078
第九回	浮浪子通奸轻薄妇 洛阳令怒斗驸马郎.....	090
第十回	喜钱色尚书卖官 反贪腐县令动本.....	104
第十一回	建陵墓赵王夺民居 护百姓县令劾皇叔.....	116
第十二回	长公主择偶慕贤臣 大司空拒婚传佳话.....	129
第十三回	御花园公主动怒气 湖阳府皇后荐皇亲.....	141
第十四回	长公主踏青惹民怨 洛阳令用计擒苍头.....	150
第十五回	光武帝秉公惩皇亲 长公主弄权纵家奴.....	159
第十六回	夺神鸟恶奴伤人命 拦凤辇董宣斩皇亲.....	167

第十七回	董少平血溅龙庭柱	强项令名动洛阳城	178
第十八回	偶游猎光武忆往事	数帝失董宣拒开城	189
第十九回	信天命刘秀昭图讖	斥妄说董宣逆龙鳞	200
第二十回	强项令贬谪蛮荒地	白大侠绝处救贤臣	210
第二十一回	心系社稷董宣查案	巧扮矿奴白朗建功	221
第二十二回	度田核丁光武下令	移花接木恶吏虐民	236
第二十三回	忧国事刘秀念良吏	奉钦差董宣查田庄	246
第二十四回	大司徒灭口洛阳县	莽杀手报恩大董村	256
第二十五回	白日鼠追赃藏金洞	大司徒坐贪天下惊	267
第二十六回	救巨贪太守劫国丈	发矫诏董宣除佞臣	278

第一回 恶刺史泄愤施毒计 直县令平贼罹冤情

为官刚正不阿，敢搏皇亲重臣。秉公执法无私情，直教朝野震动。淡看高官厚禄，百姓常在心中。千古一令董少平，至今万民传颂。

一阙《西江月》，道出了本书宗旨。本书开宗明义，要讲一位“强项令”，也就是硬脖子县令。为何要讲这样一位县令？依笔者的观察，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令人称颂的县令，要说廉洁自律的，秉公断案的，察民疾苦的，教民桑麻的，历朝历代，不乏其人。若要说有哪位县令，硬是不怕丢官，不怕杀头，敢管重臣勋贵，敢管皇亲国戚，甚至敢管到皇帝头上的，怕是着实难找哩。看官请想，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不要说头上的乌纱帽，就连身家性命，也都攥在皇帝、重臣手中呢。谁不想善事上官，攀龙附凤？不要说封建社会了，就说而今眼下，那些号称“人民公仆”的七品芝麻官中，削尖脑袋攀龙附凤的，不择手段跑官买官的，不也所在多有吗？至于有谁敢冒丢官、丢命之险，横刀立马，搏击高官的不正之风，怕也是凤毛麟角呢。有感于此，笔者有意推出一位硬脖子县令，将其所作所

为，梳理一过，演义一番，一来让各位看官领略一下古代先贤的浩然正气，二来也让现今那些脖子软的官员们能以人为镜，见贤思齐。

宗旨既明，言归正传。话说笔者要推出的这位县令，姓董名宣字少平，西汉末年，出生在河南陈留大董村一股实的耕读之家。那董宣长到十五六岁时，已是身高八尺，肩宽腰细，鼻如悬胆，目若朗星。其父见儿子一表人才，又博闻强记，便将其送往长安求学，期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也好光耀门第。董宣进入长安太学，苦读四书五经，五年后，已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那时，国家还无科举制度。选拔官吏，靠的是各级官员推荐。董宣学成归来，便有官员推荐他到陈留县任职。谁知董宣并无兴趣，竟一口回绝。这是为何？却原来，当时的汉室江山已被王莽篡夺，建立了新朝。那王莽本是大奸之徒，篡位之后，又沽名钓誉，搞什么托古改制，弄得朝纲大乱，贿赂公行，百姓流离，民怨沸腾。董宣本是刚正之士，见吏治腐败，国势日衰，无意为官，便回乡躬耕。闲暇时节，或教授族中子弟读书，或习练剑术。因他知书达理，常帮邻里调解纠纷，又因其性情刚直，遇到不平之事，常挺身而出，不惧官府，不避豪强，因而甚受乡邻敬重。待到汉光武帝刘秀起兵讨莽，平定天下，光复汉室，选拔贤才，董宣被大司空宋弘闻知，举荐为安丘县令。董宣早知刘秀赫赫大名，又见朝廷颁布的法令能拨乱反正，以民为本，深感刘秀是一代明君，又想到中兴汉室正需人才，也就走马上任去了。

那董宣上任之时，年方二十八岁，血气方刚，不谙官场，不媚上司，不跑不断，只知公事公办。上任伊始，便将县衙中那些户曹、尉曹、法曹、仓曹、水曹、金曹等一千属员，一一找来

问话，测验学问。又到乡下明察暗访，倾听百姓们对这一干衙吏的评说。一番考察下来，董宣心中有了底数，同时也发现了个大“猫腻”：县衙中有十名属员，名字在编制之内，却不见人来上班。董宣想问个究竟，谁知众人皆支支吾吾，闪烁其词。董宣恼怒，便将尉曹水丘参叫来问话。那水丘参虽说只有二十三岁，却已在安丘县衙供职三年。其人武艺高强，一口八卦追风夺魂刀，少有人敌，又为人正直，办案公道，百姓口碑甚好。董宣经过考察，对他甚为满意。当下，董宣指着这十人名单问道：“这帮人等，白拿俸禄，却不来公干，是何缘由？”水丘参答道：“这帮人等，有的是朝中高官的亲戚，有的是青州府官员的熟人，有的是本县豪强大户的子弟。说起来都是些胸无点墨、游手好闲之辈。前任县令大人为讨好上司，联结豪强，便用了这个法子，为的就是让他们吃些空饷。”董宣怒道：“当今建武皇帝光复汉室，正需励精图治，怎容得这般勾当？你明日将他等统统带来，本县自有理会。”翌日，水丘参便将那十名吃空饷的吏员带到了董宣面前。董宣细瞅这帮人等，有的油头粉面，衣着光鲜；有的满身泥土，呆头呆脑，咋看都不像县衙吏员。董宣一一询问他等所负何责，任内所做何事，皆是一问三不知。更有一名田曹李某，董宣问他县内良田多少，荒地几何，这李某张口只是“呜呜呀呀”，却说不出一句完整话语，分明是白痴一个。董宣见状，哭笑不得。当下对这十人宣布道：“本县不养闲人，你等吏职，一律注销！”立将十人遣散回家。水丘参见这些人灰溜溜地走了，便对董宣道：“别人可以注销，唯独那个田曹李某，有些麻烦。”董宣道：“却是为何？”水丘参道：“大人有所不知，这李某虽说是痴呆之人，却是青州刺史庞政的内侄。那庞政可不是

什么省油灯，若是惹恼了他，安丘县怕是不得安宁哩。”董宣正色道：“水丘参说哪里话来！我等食君之禄，就须忠君之事。若是各级衙门都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蝇营狗苟，岂不是又退回了王莽新朝？如此，汉室大业如何复兴？”水丘参不语。董宣直言道：“本县生性最不喜攀龙附凤，最不齿结交豪强，最不懂官场周旋。将来升降沉浮，殊难预料。我看你人才难得，如若跟随本县，对你的前程恐有妨碍。不如另谋高就为是。”这一番话，直讲得水丘参热血上涌，不觉跪地动容道：“水丘愚直，亦不谙官场猫腻，今得遇大人，犹如拨云见日。今后唯愿追随大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董宣忙扶起水丘参，也动容道：“当今圣上英明，正下大力气拨乱反正。我等为国效力，正当其时！”翌日，那十名吃空饷的，便被一律注销了吏职。董宣本来心地磊落，当下又将此事行文，上报青州府。

且说青州刺史庞政，原本是汉朝官吏。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他便依附王莽，被封为青州刺史。刘秀讨莽大军一到，庞政见大势已去，即刻易帜归降，摇身一变，又成了汉朝的封疆大吏。青州下辖二十三县，地广人稠，物产丰富，油水不小。庞政很快就和一帮贪官污吏、豪强大户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又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今见董宣不跑不送，如此另类，自然心中不悦。但董宣行事奉公，并无差池，他亦不便随意扣押董宣的行文，只好照准。

董宣见庞政并未干预，也就未将此事放在心上，照常办公。

一日，董宣正在衙内批阅案卷，有文书送来青州公文一封。上写本月十五日为青州刺史大人五十岁寿辰，奉刺史命，各县均不得送礼，云云。董宣看罢，冷笑道：“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遂将水丘参叫来，询问其详。水丘参道：“大人有所不知。

去年庞政纳妾，也是发文说不许送礼。结果各县都心领神会，一家比一家送得多哩！今年是他五十大寿，更要借机大捞一把了。”董宣作色道：“似这等贪虎，就得摸摸他的屁股！”水丘参道：“如何摸法？”董宣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需如此如此……”水丘参领命而去。

说话间庞政寿诞临近，就见通往青州城的四条大路旁，都贴出了布告，说是青州刺史大人生日，下属一律不得送礼。原来是董宣命人将青州刺史的公文用绢帛抄了，张挂起来，当作布告，每张布告下都站定四个兵丁，由水丘参统一指挥，凡见到进城送礼的，便将其挡回去。那些送礼的见刺史真的不收礼了，甚为不解，忙问缘由。兵丁们都是如此回答：“当今圣上约法省禁，推行清廉，刺史大人身体力行，坚拒送礼，你等就请回吧！”来人听了，信以为真，纷纷赞颂皇帝英明、刺史清廉，转头而去了。

水丘参率领众兵丁，一连几天，将送礼的全部挡了回去。那庞政本想借生日大捞一把，看看十五日已过，却不见有一份礼品送来。不由得心下疑惑：“这老规矩怎的说改就改了呢？”当下派人出去打听，很快得知，原来是安丘县令董宣从中作梗，将各县送来的寿礼原封不动打发回去了。庞政得知实情，气不打一处来，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此，处心积虑，要报复董宣。

也是合当有事。且说安丘县有一豪强，名叫公孙丹。此人继承了丰厚的祖业，再加上为人刁钻，巧取豪夺，到他这一辈，已有良田千顷、广厦百间。他又放滥使钱，广交官吏，还勾结海贼，干些走私违法勾当。一时间，横行乡里，无人敢惹。不要说那七品县令听他指使，就连那青州刺史庞政，也和他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这公孙丹新盖了一座大宅院。完工之后，请了一位风

水先生，选择乔迁吉日。那风水先生掐指一算，顿时神色凝重，双眉紧锁。公孙丹见状，忙问道：“先生缘何变色？难道这新宅有不吉之处？”风水先生道：“此宅动工之时，压住了地煞星，为大凶之相。”公孙丹一听，心中发慌，忙问道：“可有破解之法？还请先生指教！”风水先生捋捋长髯，沉吟道：“破解之法倒有，只是凶险大了些。”公孙丹忙问何法，风水先生道：“你家中要先死一口人，在正房停放三天，凶宅可解。”公孙丹听罢，皱眉不语。有那公孙丹的儿子公孙弘在旁听着，便插言道：“先死的这口人，非我公孙家族不可么？”风水先生道：“倒也不是。凡在你家府上吃住干活的，不论是公子小姐还是下人家丁，只要死上一口，都能闯过这一关。”公孙弘听罢，呵呵笑道：“这有何难？拉出一个奴隶来杀了，停放三天，不就闯过去了？”公孙丹听儿子口出此言，慌忙摆手道：“不可！不可！”话说到此，笔者要交代几句。秦汉时期，虽说已进入封建社会，但还留有奴隶制的残余。一些豪强大户家里，仍有奴隶存在。这些奴隶仍和几百年前一样，人身没有安全，生命没有保障，要卖要打要杀，任凭主人摆布。刘秀登基称帝后，感到此一制度太过残酷腐朽，且严重影响生产发展。为此，自建武三年就接连下诏，先是规定，凡奴隶想还家的，主人必须放行，不得阻拦。近时又下诏说，凡无故杀害奴隶的，一律以死罪论处。公孙丹虽说横行乡里，但于此事上还不大敢造次，因而阻拦道：“建武皇帝刚下诏书，杀害奴隶，要犯死罪哩！”谁知公孙弘却面带不屑，口出狂言道：“狗屁！建武皇帝登基以来，都下了几百道诏书了，下面谁当真执行了？天高皇帝远，只要州里县里不管，皇帝能知道什么！”公孙丹听罢，不再言语。公孙弘看老子默许了，也不再搭话，提刀赶

到田间，硬说一名奴隶干活不卖力气，一刀砍死了，命人将尸首抬进新宅院，停放在正房中。

此事很快传扬开来。有那打抱不平的，知道建武皇帝曾有严旨，不准杀害奴隶，就在三天过后，将奴隶尸首从公孙丹家领回，然后跑到县衙外击鼓鸣冤，请求董宣依旨办事，严惩公孙父子。董宣本就疾恶如仇，闻言大怒，立刻命水丘参拘捕公孙父子到案。水丘参道：“大人暂且息怒，此事恐不能如此匆忙。”董宣怒道：“都说你满身武艺，难道还怕他家不成？”水丘参道：“凭属下这身功夫，一把刀，对付他满门二百多口，也不在话下。只是公孙丹和青州庞大人关系非同一般。你今天把他抓了，明天庞大人就会命你放人。”董宣正要答话，忽见文书送来一份名帖。董宣接过看了，恰是公孙丹差人送来的请柬，言说他家明日乔迁新宅，特邀董宣赏光，前去吃杯喜酒。董宣道：“既如此，莫不如以赴宴为名，将公孙弘拿了归案。”水丘参道：“大人若前去赴宴，说不定会和庞大人同席哩。有庞大人在场，你如何能拿他归案？以属下之见，可如此如此……”董宣一拍案几道：“就依你所言！”遂将公孙丹家人请进衙来，说道：“多感你家老爷美意，本县近日公务繁忙，脱不得身。三日后，本县请你家老爷父子来衙一叙，以贺乔迁。”当下写就一札，让来人带回。

公孙丹见到董宣信札，以为此人也不过和以往的县令一样，怕他敬他，心下也不再提防，便对儿子说道：“既然县令有请，还是要给他点面子。你一人前去就是。我今到青州府走一趟，请庞大人来家吃杯喜酒。”

三日过后，公孙弘揣了董宣信札，大摇大摆来到安丘县衙。董宣迎进厅堂让座。公孙弘将老父前去青州面见刺史一事炫耀一

番，董宣也不见怪，吩咐摆酒。席间谈起公孙家修建新宅等事，董宣问道：“公子家建造新宅，可要多少花费？”公孙弘摇头道：“俺从来只知道花钱，不会数钱哩。该是有几万两银子？”董宣道：“怕是不只几万两银子吧？”公孙弘道：“这你得问俺老子去。”董宣冷笑道：“不用去问，还有一颗人头垫底！”公孙弘一愣，就听董宣吩咐道：“抬进来！”只见两名兵丁抬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躺了一具尸首，径直来到厅堂。不待公孙弘答话，董宣指着尸首问道：“你可认得此人？”公孙弘一见，脸色大变，忽地站起身来。董宣一拍案几，喝道：“公孙弘，你无故杀害奴隶，已是死罪。现按建武皇帝旨意，拿你归案！”说罢，举起酒杯，“砰”地摔在地上。公孙弘见状不妙，拔腿就往外走。哪里还由得了他？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水丘参一个箭步进入厅堂，飞起一脚，将公孙弘踢翻在地。随即两个兵丁进来，给公孙弘上了枷板。董宣即刻升堂，审问杀人情事。那公孙弘横行惯了，并未把此事放在眼里，遂将风水先生如何交代，他又如何杀了奴隶等一干细节，一一讲了。董宣命他画押具结。公孙弘冷笑道：“画押就画押。杀个把奴隶，也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快快将我放了便罢，如若不然，只怕是抓我容易，放我可就难了！”董宣也冷笑道：“你所言极是。你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了！”收过供状，便大喝一声：“公孙弘无故杀害奴隶，事实俱在，供认不讳。现依律论处，就地正法！”两个刽子手得令，抢上前来，拖起公孙弘，拉向大街。公孙弘见董宣真要杀他，顿时吓得眼也直了，腿也软了，一连声地喊着：“爹爹救我！爹爹救我！爹爹……”不待喊完，人头已滚到地上去了。与此同时，大街上贴出了布告，上写建武皇帝有旨，凡无故杀害奴隶者，处死罪。今有公孙弘胆

敢以身试法，滥杀奴隶。本县依旨论处，以儆效尤，云云。布告一出，吏民轰动。豪强大户震栗，百姓拍手称快。当日便有歌谣传了出来，说是“世道不公安丘公，桴鼓不平董少平。”

早有公孙丹的家丁报往青州。那公孙丹正和庞政把酒言欢，一闻此信，犹如五雷轰顶，顿时晕了过去。庞政命人救醒了，拿话来安抚。公孙丹恨恨地道：“董宣是要让老夫断子绝孙！此仇不报，老夫有何面目立于人世！还望大人做主！”庞政道：“话说得是。此人不除，官场再无宁日。可话又说回来，皇上确有严旨，杀害奴隶以死罪论处。他依旨行事，本州对他也无可奈何。况且他又是大司空宋弘举荐，不抓他个切实把柄，还难得下手哩。”公孙丹哭道：“老夫现将每年海上所得，尽数奉送大人。万望大人为老夫出这口恶气！”庞政捻须沉吟半晌，徐徐说道：“以那董宣的性情，本州倒有一计拿他。只是干戈动得大了些，你也要担些风险。”公孙丹道：“大人有何妙计，只管说来。风险再大，老夫承担就是。”庞政附耳道：“须是如此如此。”公孙丹长舒一口气道：“若能除掉董宣，老夫死且心甘！来日依计行事便是。”

且说董宣依法处死了公孙弘，估计公孙丹会来报复。谁知半月过去，只听说公孙丹从青州回来，悄悄掩埋了儿子，便再无声息。董宣见公孙丹未敢造次，便也安下心来，照常处理公务。

忽一日傍晚，董宣正在衙中批阅案卷，水丘参忙忙走了进来，叫道：“大人，青州出事了！”董宣一愣，忙问何事。水丘参道：“属下刚在街上听说，一伙强盗正在攻打青州城，还说一帮海贼也上了岸，正杀向青州！”董宣扔下案卷，和水丘参走上街头，就见几个百姓在街上乱跑乱喊：“青州打仗了！强人攻

城了！”董宣叫住一名百姓询问情况，那百姓只是说：“俺们到青州做生意，还没进城，就见一伙强人明火执仗，在攻打城门。后面还有大队人马，正往上冲哩！”董宣急问道：“刺史大人可在城中？”那百姓道：“刺史大人正在城上指挥平乱，怕是一场恶战哩！”说罢，又一路喊将过去：“青州打仗了！强人进城了！”一时间，大街上惶惶不安起来。董宣正在焦急，又见一军官模样的中年人，头上有血，跌跌撞撞跑到跟前，纳头便拜。董宣一看，见此人是青州骑都尉，原也认得的，忙问道：“青州情况如何？将军是往何处去？”那骑都尉上气不接下气道：“贼兵围攻青州城，危急万分！是末将拼死杀出重围，搬取救兵！”董宣急问道：“刺史大人安危如何？”骑都尉道：“末将突围时，庞大人说了，人在城在。城破之日，就是庞大人殉国之时。眼下安危难测。还望董大人速速率兵前往解救！末将还要赶往邻县搬兵，就此别过。”说罢，匆匆离去。董宣不假思索，即命水丘参道：“点兵！”水丘参道：“大人且慢！皇上曾有严旨，县令以上官员，不接指令，身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现今未接上司指令，岂可发兵？”董宣道：“我岂不知皇上诏令？眼下青州危急，虽说庞政为官不清，然我乃朝廷命官，岂能坐视不管？我今为国讨贼，死且心甘。不必多言，兵发青州城！”水丘参领命，即刻调拨兵马。董宣也换上戎装，佩了宝剑，带领人马，连夜驰往青州城。

那安丘距青州不过百里之遥，董宣率兵一番奔驰，不一时来到青州城下。但见百多名强盗，裹着黑头巾，打着火把，手执刀枪，大呼小叫，正在攻城。水丘参见状，大喝一声：“强贼不得无礼！”挥动那把八卦追风夺魂刀，一马当先杀进贼群。董宣

本就精通剑术，也身先士卒，冲入阵中。众兵丁呐声喊，跟进厮杀。谁知这伙所谓贼人，竟无半点招架之功，两三个回合下来，便扔下刀枪，四散逃命。水丘参哪肯放过？但见他指东砍西，指南砍北，刀光闪处，人头滚滚落地。不一时，贼人便尸横遍野。看看活着的所剩无几，且都跪地求饶，董宣传令收兵。正在此时，只听一阵鼓响，周围突然伏兵四起，将董宣等人团团围住。董宣以为中了强盗之计，正要挥兵厮杀，只见城头上火把通明，庞政已立于城头，大声喝问：“安丘令，你深夜带兵前来青州，有何公干？”董宣尚未答话，就见一人斜刺里跑到城下，高声道：“大人明鉴！老夫本是夜来带家丁演练武艺，与安丘无关。不想安丘令带兵出界，滥杀无辜，还望大人做主！”话犹未了，只听“嗖”的一声，城头上一箭射下，正中那人咽喉。那人手指城头，口中咕哝了几声“你，你……”便倒地而死。水丘参听得耳熟，近前一瞅，不由得大吃一惊。急向董宣禀道：“大人，我等中计了！”欲知董宣落入谁人圈套，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狱卒仗义救董宣 光武降旨释忠良

话说董宣连夜率兵破贼，解青州之围，虽说有违圣旨之处，却也是公忠体国之事，为何又落入他人圈套？原来，这场闹剧，乃是庞政施的一石二鸟之计。东汉初年，天下粗定，律令尚不健全。各州县首长，不少是由立过战功的武将出任。为争夺地盘、人口，带兵出界互相打斗之事，时有发生。为健全吏治，光武帝刘秀下诏，严饬县令以上官员，未接指令，身不得出界，兵不得擅自发。庞政熟知这一诏令，又了解董宣刚直的性格，闻知州府有急，必然出兵。便和公孙丹密谋，让其率家丁扮成贼众佯攻青州，又派人到安丘县城假传消息，诱使董宣带兵来青州解围。暗中却布下伏兵，待机抓捕董宣。又因公孙丹和他来往多年，行贿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万一公孙丹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索性假戏真做，趁机将公孙丹杀人灭口，这才有了上述这场闹剧。当下董宣听得庞政问话，方知上当，正要答话，就听庞政在城头上发令道：“董宣未接指令，星夜引兵出界，图谋不轨，给我拿下！”四周伏兵便涌向前来。水丘参见状，急道：“属下愿保大人杀出重围！望大人连夜赶往洛阳，御前告状！”说罢，一摆八卦追风夺魂刀，就要杀向前去。董宣正色道：“不可。我等是官